

日治時期的花卉文化風氣

劉學穎¹

摘要

近十幾年來，臺灣人對於花的喜愛與親近，隨著花卉博覽會的一縣市一縣市盛大舉辦，已經深植人心，而在許多地點因為舉辦過花卉博覽會的緣故，也都留下了大型戶外場地成為現成的公園，讓縣市民眾足足多了好幾處陶冶身心的場所，俗稱的花博，既豐富了人們的足跡，也妝點了人們的心靈。然而臺灣人對花卉的喜愛，是隨著這十幾年來，或者幾十年來才形成的嗎？若追究歷史，至少要從日治時期談起。但人們對日治時期花卉文化的情況如何，所知甚少，相關一手資料主要散見在報端的新聞報導裡，若能多蒐集一些，或許有機會瞭解庶民百姓最初階的看展興致。而何以初階？因為種花植花就是庶民百姓都負擔得起的美感經驗，一旦美感經驗被政府所提倡，那麼最有成效的自然是平民百姓最無經濟負擔的花卉文化。文中將從花卉的推廣，談到花卉與文化的結合、花卉文化的素養，最後談到花卉文化的尾聲。其中穿插著有關推廣的造花與園藝，有關文化的花與宗教活動、賞花、新公園與植物園，有關素養的花道、草花展、特定花種的培育，及花祭，最後則是日治時期結束前花卉文化的結尾。這樣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將臺灣民間對於花的喜愛，找到一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根源。

關鍵詞：花文化、植物學、新公園、植物園、花祭

¹ E-mail: nchlsliu@gmail.com

前言

日治時期愛花、賞花，與花卉相關的文化風氣如何？人們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參與並瞭解植物，爾後才深入一般大眾的生活中呢？除此之外，當時的植物命名也是一門學問，許多植物的名稱是經由日本人的主觀態度而定名下來，最著稱的，就是根據當時統治者姓氏所命名的植物，如兒玉菊與後藤草²（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1917）。除命名外，人們不只食用植物也接觸植物，但何以接觸植物？除許多植物本身具有經濟價值的因素外，大部分會去接觸植物的原因則與文化因素有關，最後則是純粹以自然科學的角度而接觸、認識、培養之（伊藤武夫，1929）。在其中文化的面向下，日治時期的花卉風氣如何？尤其日治初期臺灣人與植物的關係如何？那時的臺灣人到底有無今日養花種花的雅興？除非是大戶人家，否則應該是沒有。從臺灣人對於花名的名稱使用，或可看出一開始是不雅的。花曾用在花會上，然而這個花會跟今日的花會是不同的，指的是花色牌的賭博，且舉辦這種賭博花會是隱晦的，經常選擇偏僻的地點，讓日本警察非得一番臺灣人包頭巾、斗笠、長衣、短褲的喬裝打扮才能一舉破獲（臺灣日日新報，1897a、1898c、1899a）。另一個以花為名的也非正面的，如以花為名的煙花女子（臺灣日日新報，1898b）。於是從清朝銜接到今日臺灣社會突然有了雅好植物的風氣，中間的日治時期發生什麼事？究竟有什麼樣徹底的改變？即本文試圖探討的。

臺灣人與花是有關係的，但這種關係是建立在使用上，不是種養花的雅興，而是摘花，直接使用它們（大渡忠太郎，1897），簪花就是一例。花簪是婦女簪在頭髮上當做髮飾的花朵，最常出現的為玉蘭、含笑、茉莉、黃枝，這些是來自樹花，牆上、樹上垂下來的樹花，一摘就有。至於來自俯拾撿起的草花則有：蘭、箭茸、連召、日內香、尾蝶、指甲花（伊藤武夫，1927）。

至於花該怎麼簪？臺灣人會在什麼季節簪什麼樣的花呢？春天時，臺灣婦女會簪上茉莉、黃枝，夏天時則簪上指甲花，秋天時簪上尾蝶，冬天時會簪上玉蘭、含笑、箭茸，或者日內香（臺灣日日新報，1897b）。而其中，婦女喜歡在冬天來臨時在髮際簪上香噴噴的玉蘭，此花是1880年代從清朝輸入臺灣的，花長得並不特別，然而卻是無比芳香。在日治時期玉蘭就是名花，其深入平民生活的影響力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臺灣的街頭上，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貧窮的婦女在販賣全臺最微弱的小本生意——玉蘭花。玉蘭花確實是日治時期男女都喜愛的花，被視為掌上明珠，只要大稻埕一進貨，特地前往採買者便絡繹不絕（臺灣日日新報，1898a）。

臺灣人不插花，然而日本人卻有花道的傳統、賞花的習俗，於是沒有插花習慣的臺灣人，看見無實用性質的花道與賞花，生意經受到啟發便跟著學，但要怎麼賣花？本著不能冒險的心理因素，一開始是先從跟實用有關的茶葉的花茶開始，花茶既然是茶葉，同時其本身的茶花也是插花的材料，那麼等於兩種可能性都壓了，

² 以臺灣總督府總督兒玉源太郎之姓所命名的菊科母子草屬植物兒玉菊，是一種草本短矮的莖叢植物，外觀上整叢白色柔軟而覆以棉毛，出現在玉山當時日人所稱謂的新高山，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到山頂地帶，是岩石間隙中才見得到的植物，這時因才剛領臺不久，以採集到而創建了新名稱。同一時間，後藤草也被發現而命名，名稱取自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姓氏，為菊科艾屬，有著木質的地下莖，高四、五吋，葉為粉綠色，也長在新高山上的岩隙裡。參臺灣日日新報，1906a。

在吸引了對插花有興趣的人士，或者只是對茶葉有興趣的人士前來購買（臺灣日日新報，1899b）。

文獻探討

關於日治時期花卉的研究，皆屬於植物學的領域，至於花卉植物與文化關係的研究則偶見於都市計畫中的公園設計裡，以下為近年來相關性質的研究。如：從植物學的角度與科學種植的角度，來解釋臺灣景觀的現代化印象（周湘雲，2009），探討公園所代表的現代化意涵（黃采澄，2009），探索詩詞裡對於現代公園的描寫，其中迎拒態度的多重思考（余禮祥，2016），對植物學者的調查與採集，鑑定與命名，標本的建立與分類，做出釐清（蔡思薇，2016），及以臺北公園為核心，對於西式植物公園的引進臺灣做出歷史觀察（李念潔，2017）。

花卉的推廣

一、造花

對於花文化的推廣，是從學校教育開始。在女子教育裡，花是最常被使用的材料之一，而造花也是家政、裁縫、造花、刺繡4個主要項目中的一項（田原生，1903）。造花的材料來源通常是經由收集自然掉落而花形仍舊漂亮的花朵如櫻花，撿拾黏貼再利用（臺灣日日新報，1926b）。就學校體系而言，士林女學校算是率先起步，很早就開始教導學生透過手作藝品，即日治時期稱為造花的方式，來將花類植物加工後予以利用（臺灣日日新報，1902）。在臺灣女子的手藝上，有別於既有傳統的刺繡外，過去也有相似於造花的手藝，但在整體風氣的提倡上與被編入完備的女子教育上（臺灣日日新報，1908c），造花幾乎就是新手藝（臺灣日日

新報，1908a）。不只同步於日本內地（臺灣日日新報，1909），同時儼然已是臺灣女子修養的一個環節，進而開始深入民間。來到民間則有新的發展，教人如何造花與摘花的課程開始出現，師資來自東京的裁縫私塾學校，日本傳統的手藝細工開始在臺灣播種（臺灣日日新報，1906b、1906c）。造花除最後成為女子技藝教育裡相當重要的一個項目外，學校教育的成品也在展覽時當場販賣，這代表推廣花文化並不閉鎖，可以是小型經濟的型態，意思是可以販賣（臺灣日日新報，1913、1930b）。甚至因為校園花園栽植的成功，園遊會時也能額外販賣許許多多不同的花朵品種給來校參觀的人，新興文化在學校裡先行立基了（臺灣日日新報，1935a）。至於民間當時貴婦圈所稱謂的造花，則往往是最高級的造花，使用的花種包括百合、薔薇與菊花，甚至有多達數百枝做為宴會擺設而使用的（臺灣日日新報，1928d）。

這種對於花文化的培養，除日後持續成為教育體系裡裁縫與刺繡之外的另一出品（月出皓，1903），甚至更成為博覽會裡的細項目（臺灣日日新報，1903）。在東京的花之博覽會上，當時參展的臺灣館就以花名應景，美稱為「萬綠叢中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自許（梅陰生，1907）。

二、園藝

至於較屬一般人接觸得了的則是園藝（久山文朗，1932），園藝是庶民文化的一部分（櫻井芳次郎，1939），可以無關美學，然而若提昇到園林的層次，則視同庭園藝術。園藝當中有一種是雅俗共賞的，也就是用花來排成動物形或者人形，生物形花樣是園藝粗活裡辨識程度最高的，因而老少咸宜（臺灣日日新報，1911）。路邊買的，跟家裡自己種的，物

看似雷同，事其實是兩回事。每天市場邊買的，供奉於堂前花瓶裡借花獻佛的，跟自家園藝裡每日每月培育的，放在接待室花瓶裡妝點氛圍的，是兩物兩事。兩種最後都是採花，但愉快感及豐富感，在過程中已全然不同，足足多了修養身心、陶冶性情的成份（青木繁，1941）。

花卉與文化的結合

一、花與宗教活動

在花文化的推廣下，最後賞花也成了風氣。就連基督教會的活動，也結合了信徒攜帶花束前往現場，譬如在租借地新公園，於其中領略造物主神造萬物的恩典，同時也是一場賞花的饗宴（臺灣日日新報，1912b）。而其他宗教，更是向來就有結合花藝的活動，在花道興盛之際，甚至結合插花來做為協助一般人瞭解宗教內涵的有利方式，而這也包括了宗教上的獻花（臺灣日日新報，1912a、1923c、1935b）。

日本人不只透過獻花，來對最初領臺官員予以奉祀，之於一般亡靈的撫慰，也會以插花做為慎終追遠表示尊重的象徵（臺灣日日新報，1921c、1926d）。當然，最大的祭典仍然是在臺灣神社裡舉辦，每年的奉納生花陳列會，就等於是花道界最重要的年度盛會，文武百官都在現場，從花道老師到各門弟子，於這一刻都會將最好的作品陳列出來（臺灣日日新報，1928b）。而臺北地區最有力的花道社團，這時也百花齊放，同時響應奉納的活動。臺灣一些重要的花道社團這時候全數都會登場，包括臺北州橘會、臺北州聯合橘會、池坊龍生派、池坊清交會、臺灣花道會等（臺灣日日新報，1930c）。

二、賞花

臺灣對於花草的培植，是由當時稱為

苗圃，今日稱為植物園的主管單位——殖產局率先示範起。殖產局人員也會在苗圃裡採下各類的花草種子，揀選出最適合播種的，讓有興趣嘗試園藝的人，在賞花後都能順便帶點種子回去，藉眾人之手，播種在無人的空地裡也好，家裡的後院也好，而催生出城市之美，讓愛花賞花的風氣能夠確實蔓延開來（臺灣日日新報，1914a）。至於各個學校尤其是女學校，對於花草的培養，更是落實得非常徹底。花草的培植在當時的觀念上，被認為可以培養品性，於是學校裡頭慢慢地也都有花壇，意義接近今日的花臺（臺南州工學校○生，1927）。花的美育陶冶對於女校而言是重要的，每每校慶時，女學校都會湧進大量的參觀人數，而造花除上述已提及是其中必然陳列的學藝品外，校方更是藉著讓學生對花的美感予以加工此柔性的學習，來做為一年以來美育培養的成果展示（臺灣日日新報，1932d）。

賞花的風氣蔓延後，商店的櫥窗也開始以花朵裝飾之，不論是牽牛花或者其他品種，櫥窗間也在爭妍鬥豔，藉由花的吸睛，來吸引人們的目光，順帶轉移到實質的商品上（臺灣日日新報，1924d）。對於花文化的傳播，已不侷限於臺北，而是全臺性的（臺灣日日新報，1924a）。在花的文化深化後，特定主題展也跟著出現，如熱帶花卉展之類就是可行性高的展題，然而須借助大型場地（臺灣日日新報，1930a）。

三、新公園與植物園

在臺北，欣賞植物最有名的地方是新公園。有別於植物園，新公園裡的花是萬紫千紅相互爭妍的，追求的不是植物學的學科性理解（伊藤武夫，1928），卻是在市中心裡深化市民美的賞析上，提供了最直接的範本（臺灣日日新報，1919a）。今日公館一帶過去川端町的養花者，也經

常出借盆栽來共襄盛舉，亦即一有活動，新公園的花是從四面八方送過來的（臺灣日日新報，1931c）。新公園內的臺北博物館，其階梯兩旁往往是花道家們陳列各流派作品的展示場，等於是一流的花藝常常齊聚於巴洛克式建築底下（臺灣日日新報，1919b），有時各家比例如下，如池坊15件、東山流8件、古流7件、櫻遠州流3件、靖流11件、未生流13件，以這樣熱絡的情況，逐層展示於人們步履踏上的階梯之旁（臺灣日日新報，1920a）。至於園內的天滿宮，其實也經常性地舉辦祭典，且時間若是在春天，也會結合各流各派的花道會一併舉行，可說是春天一到，結合了天滿宮，整個新公園是共襄盛舉而熱鬧非凡的（臺灣日日新報，1932a）。

不同於百花齊放，植物園則是肩負專業的角色，包括林業展覽，這似乎是遠離一般民眾興趣的，可以說植物園擔綱了植物培育的功能，而非新公園老少咸宜純為欣賞花朵遊園而來的層次（臺灣日日新報，1929c）。這種對於植物的科學性接觸，最明確的，是無關美育造花方面的另一種學習，也就是製作花的標本，徹底從植物學的面向去認識植物（工藤彌九郎，1935）。花的標本製作有一定的要素，雖格式未必一樣，但大概都要有紙卡墊在標本背後，讓其能夠書寫出植物的學名（臺灣日日新報，1935c）。

花卉文化的素養

一、花道

對於花的文化熟稔後，似乎會催生對於美學素養有更高要求的花道，當時稱為生花，然而生花在臺灣的發展走的是另一軌道，也就是帶有官方的色彩，官方所從事的雅趣（臺灣日日新報，1908b）。花道甚至在臺灣有個直接的地點起源，位置在文武百官的俱樂部，也就是淡水館，而淡

水館的前身是登瀛書院。淡水館裡很早就有花道，而最早插的花之一為白椿，也就是山茶花（臺灣日日新報，1901a）。

花道是日本自古以來的風俗文化，跟茶道一樣都是充滿歷史傳統的日本國粹。跟西洋宴席上，習慣性會插上一束鮮花，來代表迎賓與慎重一樣，花道裡的花的意義在日本風俗中，更是饒富文化意味的。迎賓室有花，可以讓客人藉主人家所插的花，來瞭解主人平常的雅趣為何，而擺設的巧拙，也能讓知花者一眼就看得出來，來營造第一印象的開始，及主人來到時交際的初步話題（臺灣日日新報，1901b）。

賞析花道是一門深奧學問，然而最初步的認識是，在花道裡，人工與自然皆占重要性，既非純天然，也非全人工。再者，若更進一步，那麼就須知道在修剪佈置的過程中，花道家會意圖讓紛亂的自然，經由巧思的修飾，來更為彰顯叢花的優點。最後則是深奧的部分，大致是陰陽五行的觀念在擬態上會穿鑿附會，於是其中所涵蓋的或綿密、或疏朗，在花道裡都是有若干用意的。如此看來，經由人為的約束而產生的奇特體裁，是自然的而非純藝術，但確實也是準藝術而非全自然（みやかは生，1911）。至於花道有沒有容易理解的部分呢？是有的，會非常接近花語，透過花來表達心意的無聲之語，尤其應景的花道，那些針對節日而來的，就是最容易理解的。花道裡淺顯易懂的如迎春，語意上是春暖花開之意（臺灣日日新報，1927a）。

花道雖有深淺，然而因為花有花語，能有語意聊表心意，於是應用的範圍變成很廣，也就是廣義的花道是處處可見，而非截然二分的。其中若撇開語意，花道最基礎的應用，就是做為氛圍的輔助，如夏天的室內若有插花來陪襯，便能飄散出心領神會的涼意，或者為文明的室內增添一點野趣（押川如水，1933a、1933b）。

不限於首善之區，花的風氣其實已經蔓延，乃至於基隆，最後也是花道家活躍的地方。在基隆神社與當地的和服店，經常可以看到花藝專家應景陳列的佳作，每當生花大會開辦時，堂堂數百盆也會同時展示出來（臺灣日日新報，1920b）。而各流各派，尤其按最早渡臺者女性花道家，花道女史的說法，這一切都是從女弟子只有一人的時候就開始教起的，教花的生涯前後 30 年（臺灣日日新報，1932c）。

專業的花藝從事者往往就是花道家，也在日治時期開枝散葉開班授徒，並以生花會的名義召集交流。於是在地點上，凡能夠適當展出花道作品的點，無論是自宅或是茶店，不論是報社或是商店，包括吳服店及後來的百貨店（臺灣日日新報，1921b、1928e、1935d），都紛紛展覽起花道家的傑作，亦即不只日治時期最初的推廣賞花（臺灣日日新報社編，1916），就連花道最後也都蔓延開來了（臺灣日日新報，1914b）。花道家經常透過講習，深入淺出地教授花的美學觀念（臺灣日日新報，1923a、1927b）。至於花道家是如何講習的？除實作示範外，他們經常輔之以照片及插畫，讓各家各流的例子能夠相互比較以增加印象（臺灣日日新報，1929e）。在官私各種重要場合的開幕式上，花道會也經常贈送生花數十盆，讓主辦單位能夠陳列於大廳（臺灣日日新報，1915a）。即便馬路邊、騎樓下，在特殊的日子特定的時節，花道家師徒的作品往往數百盆不為過，一次擺設能綿延數十棟家屋（臺灣日日新報，1915c）。能展就展似乎是花道界必然的生態，因為花會凋謝，但不插學不會，一插不展也不行。然而花道之所以能夠飄洋過海，來到對日本人而言遠在他鄉的臺灣發展，甚至是各流各派幾乎都有，多到展覽時還能夠相互並列以供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15b），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臺灣是有市場的，賞花的市

場在臺灣已經打開了。

然而花道插花最基本的要項，就是要花。花從哪裡來？難道也是飄洋過海從日本運來嗎？答案是否定的（島田彌市，1935）。從文獻上可以清楚知道，花道家們確實會在臺灣找花，尋找合適於插花所使用的花種，且至少有他們前往北投實地採花的實例（臺灣日日新報，1914c）。而成品出展時，於展覽場上花道家們也會寫卡詳載花的品種及採集地，可見於材料上，絕大多數都是在臺灣所採集的（臺灣日日新報，1916）。並且隨季節性而挑選，例如夏天一到，會採集菖蒲與燕子花來做為插花的材料（臺灣日日新報，1924b）。

然而有了花道家，而學生的來源主要來自哪裡呢？在臺日本婦女學習插花是非常普遍的，學生來源主要就是在臺日本婦女，她們常假各地機構接收花道流派的傳授與學習，尤其是官場裡上流階層的愛國婦人會，她們在新竹、臺中、嘉義、臺南的會員，參與花道活動是非常踴躍的，而政府在公務之餘也確實是鼓勵花道的，公務體系裡一直都有學習的風氣，而視為餘技（臺灣日日新報，1923b、1924c、1926a、1933a）。另一個學生來源則是青樓，在特種產業界是有學習插花風氣的，普遍到跟學習樂器是一樣的事（臺灣日日新報，1914d）。至於一般婦女，包括臺灣人，在選擇家庭副業時，雖不及花道的層次，但也懂得以造花及刺繡的教學為主，因為這是時代的氛圍，整個時代如此地在鼓勵民眾與花接近（臺灣日日新報，1926c）。

二、草花展

對日本人而言，在領臺屆滿 30 年之際最大的文化改變，就是趣味兩字已在臺灣落實，而這種趣味是涵蓋高級層面的藝術類別，跟普通層面的草花欣賞類別，

簡言之就是美育已經落實，而在 20 年代末期的臺灣徹底開花結果（三浦礫郎，1928）。

草花展跟美術展一樣，大約從這時候開始，都成為了固定的文化妝點與年度活動，而花展不論大小，都已是非常普遍的展覽，就連閒置的空地也沒空著，有時也是理想的展覽場地（臺灣日日新報，1928a、1929a、1930d）。而花的種類，花與花之間的配色，及空間配置，連帶也開啟了一門學問（臺灣日日新報，1932b）。以聯展行之，經常是花展的形式，最常的聯展是插花展、草花展與盆栽展，三者之間相互配置聯展。至於地方性的展覽，有時還會結合臺灣特有的樹種，而有榕樹展（臺灣日日新報，1931b）。至於只是當成陪襯或者妝點的花卉瓷盆，也開始在地方性的展覽上經常出現，是因為花而連帶引領的雅趣（臺灣日日新報，1931a）。

三、特定花種的培育

地方性的養花風氣有時很獨特，例如新竹地區就有專以蘭花為主的養花人家，專門到連國外稀有的品種都一併進口培育，亦即專門類別的花的培育家開始出現（臺灣日日新報，1931d）。在這樣的培育中，也出現所謂君之代蘭，可由畫家們做畫時的畫題見到（臺灣日日新報，1933b）。君之代即日本國歌，養花選花稱呼花，有時是充滿政治意義的，不單純只是雅興。藉由底下的例子更是清楚，特定花種的培育風氣，有時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性質的。然而單純是鼓勵出來的嗎？

在社會裡，花的選擇性的培育，這種風氣的開始，究竟是從上而下引領的，或者從下而上帶動的？一時間很難釐清，但效應似乎是共伴的，意思是它會被樂觀其成，於是越來越盛行。這種樂觀其成在一類的花種上特別明顯，那就是象徵皇室的菊花，人們會特地去培養菊花，就是帶有

社會意義甚至政治意義的選擇性的，幾乎是藉由花來代表效忠，以養菊來表示效忠日本天皇之意。對於菊花的栽種與培育，甚至品評與競賽，通常在春天的菊花品評會上實施。夏秋不是不行，而是夏天降雨太多，秋天暑氣要散不散，在在都影響了菊花的生長，於是通常會選在花瓣未墜的春天裡舉行，亦即春天是品評菊花的時節（臺灣日日新報，1928c）。至於臺灣的仕紳，只要有能力的，通常也有養菊的風氣，基隆的顏家就是一例，顏家在展覽養菊成果時，甚至能請來樂者演奏樂器，成為實質的花的饗宴（臺灣日日新報，1929d）。

四、花祭

賞花與品茶，有時候甚至是密切的，也因此日治時期店家歡迎賞花的同時，一併招待抹茶也是有的（臺灣日日新報，1934b）。養花、賞花既然盛行，偷花賊自然也就出現，這就代表花的市價是高的（三浦淺吉，1927），或者愛花的風氣盛行到就連雅賊也出現了（臺灣日日新報，1929b）。賞花在盛行的同時，也會帶動陶瓷、盛器、珍石一類的喜好，因為其相關性在同一美學觀念的框架中能夠相輔相成，甚至是缺一不可了，藉由盆器而成為盆栽，小小盆栽以管窺天，擴大了一粒一世界的美感經驗（臺灣日日新報，1931e）。

每年春天的花祭，不僅東京方面盛大舉行，臺灣方面也有相關活動。前已提及城中心新公園的角色，在推廣各式與花有關的活動上，因其地點的適合性與方便性，而遠勝南門外學術性質的植物園，花祭現場往往扶老攜幼湧進人潮（臺灣日日新報，1921a）。花道限於有能力學習的人，但園藝則適合一般老百姓，最適合推廣園藝的地點也是新公園，這裡的園藝品陳列會在一大早當竹門打開後，陸續

湧進五千人，而根據當時報紙的形容就像雪崩，人潮一下子就將兩百盆示範作用的日本盆栽、西洋草花及其他販賣品，一個早上就全部買光。一旦花祭，那麼各種年齡層都有，園中博物館內部的樓上，也會純為花祭而正式陳列花道家的作品，藉由大型花祭，或者藉由大型花祭的明證，賞花的風氣確實全面打開了，實際為花而去參觀博物館的人數非常多，已占有一定的比例（臺灣日日新報，1925a、1925b、1925c）。

結語：花卉文化的尾聲

到了日治時期末期，花的歷史也開始染上戰爭的色彩，這時已來到花文化的最後。無關乎賞花，販售女性的造花成為募集國防資金的一部分（臺灣日日新報，1934a）。繪畫上賣花女的題材也因此出現，純粹是為了募集戰爭經費而出現，這時花的美術題材是有戰爭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1941a）。

日治時期花文化的歷史既然有個開端，那麼就有結尾。或許可以用座落在這個時代尾聲裡的插花樣式，來註解出一個時代最後是如何結束的。報紙上的插花教學，開始出現一種垂花的插花法，而花的

數量是稀少而簡約的，已無過去那樣豐盛的瓶花與盆花，在時代物資的貧瘠下，花文化也染上了時局的色彩。但插花的意義終究有些是不易改變的，例如花仍然可做為陶冶心情改變氛圍的工具，然而不同的是，這是戰爭的時期，花只能以少代多，若追求豐盛感十足，顯然既無意義也與時局脫節，說不定也引起不了共鳴。花既是心情的依託，是一種象徵，甚至是一種能夠表達心意的語言（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1910），也因此若是時代的語言得以透過花語來訴說，那麼一定會沾染到時代的氛圍，這個尾聲是不安而艱難的，而垂花的表現，就像是艱難的同義語，至於稀疏的枝條，也代替訴說了物質的困頓。最後，報端所教導的插花法，仍不忘記講述，如何透過花雖然垂下，但也力求平衡而達到所謂的整體安定感。而安定感正是這個動亂時代裡人們唯一渴望的事情（臺灣日日新報，1941b）。

誌謝

感謝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文獻資料協助，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匿名審查制所有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 みやかは生，1911。園藝談，臺灣日日新報，7.16：日版6。
三浦淺吉，1927。臺灣の産業，頁：30-33、1-66。臺北：臺灣農友會。
——，1928。枯渇から潤ひへ趣味の都として新生せんとす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1：日版7。
久山文朗，1932。臺灣産業の實相，頁：110-120、1-375。臺北：臺灣社。
大渡忠太郎，1897。臺灣植物探險紀行，頁：39、1-44。東京：大渡忠太郎編印。
山川岩吉，1919。臺灣産業之現勢，頁：1-426。臺北：臺灣大觀社。
工藤彌九郎，1935。臺灣植物寫真集，第五卷。臺北：臺灣園藝協會。
今村義夫，1924。臺灣産業問題管見，頁：1-426。臺南：今村義夫編印。

- 月出皓，1903。臺灣館，頁：80、1-146。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田中一二，1919。臺灣產業總覽。臺北：太陽通信社臺灣支局。
- 田原生，1903。外人の眼に映じたる大阪博覽會，臺灣日日新報，8.16：日版1。
- 伊藤武夫，1927。臺灣植物圖說，頁：29-31、1-760。名古屋：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
- ，1928。續臺灣植物圖說，頁：201-400。名古屋：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
- ，1929。臺灣高山植物圖說，頁：1-100。名古屋：臺灣植物圖說發行所。
- 吉井弘治，1910。臺灣館，頁：1-145。前橋：前橋印刷所。
- 池田敏雄，1944。臺灣の家庭生活，頁：1-421。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 佐佐木舜，1924。新高山の植物帶並其生態學的觀察，頁：1-168。臺北：臺灣博物學會。
- ，1928。臺灣植物名彙，頁：1-250。臺北：臺灣博物學會。
- 佐佐英彥，1925。臺灣產業評論，頁：1-647。臺北：佐佐英彥編印。
- 余禮祥，2016。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空間展現：日治時期臺北地區公園建構及相關古典詩書寫。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念潔，2017。日治時期臺北公園設計的西方源流探討及其空間建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湘雲，2009。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押川如水，1933a。室內裝飾に盛花する時は、場所によつて花の選擇が肝要です，臺灣日日新報，6.3：日版6。
- ，1933b。野趣あふるる百合の盛花，臺灣日日新報，8.14：日版6。
- 東山書屋編，1907。東京勸業博覽會臺灣館，頁：1-77。東京：東山書屋。
- 牧茂市郎，1922。臺灣博物教科書，頁：1-100。臺北：晁文館。
- 青木繁，1941。植うる心，頁：277-287、1-348。臺中：吉村商會臺中支店。
- 津久井誠一郎，1927。在臺七年，頁：1-456。臺北：津久井誠一郎編印。
- 島田彌市，1935。臺灣の植物，頁：8-11、1-14。東京：東洋 1935 年 9 月號抜刷。
- 梅陰生，1907。花の博覽會、臺灣館の異彩，臺灣日日新報，4.14：日版3。
- 產業年報，1923。產業年報，頁：1-82。新竹：新竹州編。
- 黃采澄，2009。日治時期城市公園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碩士論文。
- 農商務大臣官房文書課編，1902。臺灣產業略誌，頁：1-270。東京：農商務大臣官房文書課。
- 福田要，1921。臺灣の資源と其經濟的價值，頁：1-939。臺北：新高堂書店。
- 臺南州工學校○生，1927。實習地側面觀：臺南州公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26：日版3。
- 臺灣日日新報，1897a。花會爭鋒，臺灣日日新報，9.16：漢版1。
- ，1897b。簪花御下問，臺灣日日新報，12.26：漢版2。
- ，1898a。玉蘭花種，臺灣日日新報，2.24：漢版1。
- ，1898b。花自無言，臺灣日日新報，4.24：漢版1。
- ，1898c。花會事發，臺灣日日新報，7.3：漢版6。
- ，1899a。花會又盛，臺灣日日新報，3.17：漢版3。
- ，1899b。生花頗貴，臺灣日日新報，10.29：漢版6。
- ，1901a。淡水館の古書畫展覽と呈茶，臺灣日日新報，2.26：日版5。

- ，1901b。生花のはなし，臺灣日日新報，3.19：日版 4。
- ，1902。縱觀品物，臺灣日日新報，11.6：漢版。
- ，1903。各官衙博覽會出品，臺灣日日新報，3.1：日版 2。
- ，1906a。兒玉菊與後藤草，臺灣日日新報，1.1：日版 3。
- ，1906b。女子和洋裁縫造花摘ミ教授，臺灣日日新報，12.4：日版 5。
- ，1906c。平井女子裁縫女塾，臺灣日日新報，12.6：日版 5。
- ，1908a。本島女子の手藝，臺灣日日新報，10.31：日版 5。
- ，1908b。臺北生花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1.5：日版 5。
- ，1908c。本島女子の手藝，臺灣日日新報，12.4：日版 5。
- ，1909。本島女子技藝の發達，臺灣日日新報，6.19：日版 2。
- ，1911。滿花園の菊人形，臺灣日日新報，12.12：日版 7。
- ，1912a。活花と點茶，臺灣日日新報，3.20：日版 7。
- ，1912b。花の會，臺灣日日新報，6.11：日版 2。
- ，1913。技藝品展覽初日，臺灣日日新報，3.27：漢版 6。
- ，1914a。草花の培養：今や其の播種期である，臺灣日日新報，9.23：日版 7。
- ，1914b。祭禮の生花會，臺灣日日新報，10.27：日版 3。
- ，1914c。插花植物採集會，臺灣日日新報，11.8：日版 3。
- ，1914d。臺灣職業の女、籠の鳥の娼妓，臺灣日日新報，11.30：日版 3。
- ，1915a。臺北廳展覽會、本日より公開す，臺灣日日新報，4.25：日版 2。
- ，1915b。盆栽展と插花，臺灣日日新報，6.22：日版 7。
- ，1915c。臺北奉祝第一日之盛況，盛裝之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11.13：漢版 6。
- ，1916。勸業共進會彙報，臺灣日日新報，4.18：漢版 5。
- ，1919a。草花の苗圃、蟬妍の色未だ褪す，臺灣日日新報，4.7：日版 5。
- ，1919b。生花盛花の陳列，臺灣日日新報，10.27：日版 7。
- ，1920a。春季生花大會、博物館樓上にて，臺灣日日新報，4.5：日版 5。
- ，1920b。生花大會，臺灣日日新報，6.1：日版 7。
- ，1921a。昨日の花祭り：東京の此の日も斯くやと思はる、ばかりなる新公園の熱鬧，臺灣日日新報，4.11：日版 5。
- ，1921b。生花會，臺灣日日新報，5.26：日版 4。
- ，1921c。新竹の招魂祭と展覽會開館式：當日の人出は實に三萬、新竹空前の大賑ひ，臺灣日日新報，10.30：日版 2。
- ，1923a。盛花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8.9：日版 4。
- ，1923b。生花會，臺灣日日新報，11.2：漢版 6。
- ，1923c。濟美會生花陳列，臺灣日日新報，11.22：日版 7。
- ，1924a。花の會入賞，臺灣日日新報，3.31：日版 3。
- ，1924b。南青山流生花會，臺灣日日新報，5.2：日版 7。
- ，1924c。池坊總華督中島富士子女史，臺灣日日新報，7.6：日版 2。
- ，1924d。臺所に座敷こと，臺灣日日新報，7.26：日版 5。
- ，1925a。豫想以上に賑つた園藝品陳列會：午前中の歡客五千を算し、早くも二百鉢は賣約濟、博物館にては生花の陳列し，臺灣日日新報，4.4：日版 2。

- ，1925b。博物館兩會並開，臺灣日日新報，5.12：漢版4。
- ，1925c。博物館入館人數，臺灣日日新報，12.6：漢版4。
- ，1926a。大村花菫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3.8：漢版4。
- ，1926b。高雄屏東奉迎餘錄，臺灣日日新報，4.12：漢版1。
- ，1926c。組織家庭副業團，臺灣日日新報，10.15：日版4。
- ，1926d。奉納生花會，臺灣日日新報，10.24：日版5。
- ，1927a。臺北で流行してる「盛物」，臺灣日日新報，1.3：日版7。
- ，1927b。盛物一式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0.19：日版2。
- ，1928a。草花展二十四日から新公園で，臺灣日日新報，2.19：日版5。
- ，1928b。奉納生花陳列會、各流各所に，臺灣日日新報，10.27：日版2。
- ，1928c。花菊遲遲賽勢賽菊勢將展緩，臺灣日日新報，11.4：漢版4。
- ，1928d。賜餐卓上陳列造花、婦會支部方製，臺灣日日新報，11.6：漢版4。
- ，1928e。奉祝生花陳列會，臺灣日日新報，11.8：日版7。
- ，1929a。西螺街展覽會會期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21：漢版8。
- ，1929b。花泥棒，臺灣日日新報，5.21：日版7。
- ，1929c。秋の植物園を飾る「林産展」：工事も九分通り進歩、賑々しく開期を待ばかり，臺灣日日新報，10.10：日版2。
- ，1929d。基隆市の土産展きのふ蓋明，臺灣日日新報，11.11：日版7。
- ，1929e。自宅獨習，臺灣日日新報，12.21：日版4。
- ，1930a。文化三百年會と各種行事と催物、臺中市内も別種に催を計畫，臺灣日日新報，5.22：日版5。
- ，1930b。賣手工品，臺灣日日新報，10.10：漢版4。
- ，1930c。臺灣神社奉納生花陳列各派夫々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0.25：日版2。
- ，1930d。花卉盆栽陳列，臺灣日日新報，11.16：日版7。
- ，1931a。蔬菜養雞兩品評會，臺灣日日新報，2.17：漢版4。
- ，1931b。開山神社祭典紀盛、各種餘興甚多，臺灣日日新報，2.17：日版4。
- ，1931c。花卉展覽會、盛況に閉會，臺灣日日新報，3.31：日版11。
- ，1931d。新竹百花園珍藍を輸入，臺灣日日新報，9.8：日版7。
- ，1931e。趣味の會奉納：瓶花、盛花、珍石、小盆栽，臺灣日日新報，10.25：日版2。
- ，1932a。新公園内天滿宮大祭，臺灣日日新報，3.25：漢版4。
- ，1932b。花壇の作り方：色彩の配合と、土地の選擇が肝腎，臺灣日日新報，3.25：日版6。
- ，1932c。渡臺三十年華道の變遷を語る：三宅閑月女史の思出，臺灣日日新報，7.6：日版6。
- ，1932d。開校以來の人出入場者一萬餘、第三高女のバザー，臺灣日日新報，10.17：日版7。
- ，1933a。臺灣銀行の餘技展覽會十三、十四兩日公開，臺灣日日新報，5.13：日版7。
- ，1933b。臺展審査發表：東洋畫入選五五點，西洋畫入選七十點，臺灣日日新報，

10.25：漢版 4。

- ，1934a。女子職業のバザー，臺灣日日新報，10.19：日版 2。
- ，1934b。未生流家中の生花奉納，臺灣日日新報，10.28：日版 7。
- ，1935a。東園公學校の園藝即賣展廿三、四兩日同校で，臺灣日日新報，3.22：日版 4。
- ，1935b。光の世界に三千年仰ぐ釋尊の慈光、老若男女相集つて七日盛大に花祭り，臺灣日日新報，4.8：日版 7。
- ，1935c。きれいな草花の標本の作り方、とても楽しいものです，臺灣日日新報，4.13：日版 1。
- ，1935d。橘會の生花陳列，臺灣日日新報，6.16：日版 2。
- ，1941a。花賣娘（聖戰美術展）寺畑敏子，臺灣日日新報，9.18：日版 4。
- ，1941b。垂れるものの挿し方：安定感を得させるには，臺灣日日新報，11.29：日版 4。

-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1916。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報告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特產課學務部內編，1912。臺灣園藝，頁：1-102。臺北：臺灣教育會。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1910。臺灣植物目錄。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4。臺灣產業概要，頁：1-121。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1917。臺灣植物總目錄，頁：1-155。臺北：晃文館。
- ，1920。奧羽六縣聯合共進會臺灣出品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蔡思薇，2016。日治前期臺灣的植物調查(1895-1921)。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橋本白水，1920。評論臺灣の事業，頁：1-376。臺北：臺灣出版社。
- 澀澤壽三郎，1935。林本源庭園案内。東京：澀澤壽三郎編印。
- 櫻井芳次郎，1935。臺灣の果物，頁：1-24。臺北：櫻井芳次郎編印。
- ，1939。大東亞に於ける臺灣の園藝，頁：15、1-20。臺北：臺灣青果株式會社。

作者簡介

劉學穎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Floral Culture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Hsueh-Yin Liu*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love of and familiarity with plants among the Taiwanese public have become deeply rooted due to the holding of large-scale flora exhibitions. Venues once used for such exhibitio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parks, providing urban residents with places to relax. Has this love of plants among Taiwan's people formed just in recent decades? To trace this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1895-1945). What was the floral culture of Taiwan lik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Not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is, as firsthand information is scattered among news reports. Compiling of such information provid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flora exhibitions at that time. Why is it important to look at the early par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Gardening was an esthetic experience afforded by most people. As soon as this esthetic experience was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sult was a floral culture that did not create a financial burde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integration of botany and culture and floral cultural literac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promotion of gardening. Finally, the end of this floral culture is investigated. Several topics are addressed, such as the use of flowers i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flower viewing, establishment of parks and botanical gardens, flower arranging exhibitions, cultivation of specific flowers, flower festivals, and the waning of the floral culture before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preliminary study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ource of Taiwan people's love of flowers 100 years ago or even earlier.

Keywords: flower culture, botany, new park, botanical garden, flower festival

* Adjunct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E-mail: nchlslu@gmail.com